



魏志卷二十三

晉 著 作 郎 巴 西 中 正 安漢陳壽撰

宋 太 中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聞喜裴松之注

和洽 常林 楊俊 杜襲 趙儼 裴潛子秀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

平兵彊英桀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彊大然雄豪四起全未可必也荊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

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賓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魯

世之主不可親近久而阨危臣松之案漢書文紀曰阨於死亡食貨志曰阨危若是注曰阨音鹽如屋簷近邊易墮之意也一曰臨危曰阨必有讎厯問其中者

遂南度武陵太祖定荊州辟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

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更有著新

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裳弊壞者謂之廉絜而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

朝府大吏或自挈重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

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孫盛曰昔先王御世親民設教雖質文因時損益代用至於車服禮

殊貴賤等差其歸一揆魏承漢亂風俗侈泰調宜仰思古制制以約簡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過無弊
之刺退免探莫之譏如此則治道隆而頌聲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偽滋生以寬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
王所以陶化民物開邪存誠魏國既建爲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治陳玠素行有
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

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觝望此損君臣恩義寔爲死友
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勳高祖每在屈辱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
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治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
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爲衆所憚不宜有此然
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於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
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治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
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
爲君之誠也太祖克張魯治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覓徙民棄漢中出爲
郎中令文帝踐阼爲光祿勳封安城亭侯明帝卽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戶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
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博諮異同治以爲民稀耕少
淨食者多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

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鬻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
率師徒之費供軍資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穀帛由不節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
思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爲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衆算廟勝之策明
攻取之謀詳詢衆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誠也
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薨諡曰簡侯子禽禽音離弟適才爽開濟

官至廷尉吏部尙書

晉諸公贊曰和嶠字長興適之子也少知名以雅重稱常慕其舅夏侯玄之爲人厚

常侍家產豐富擬於王公而性至儉客嶠同母弟郁素無名嶠輕侮之以此爲損卒於官贈光祿大夫郁以公薨當世致位尙書令

治同郡許混者許劭子也清醕有鑒識

明帝時爲尙書

劭字子將汝南先賢傳曰召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年十八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衆之偉人也劭始發明樊子昭於獨懷之肆出虞永賢於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擢郭

子瑜較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鑒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于童齒莫不賴劭顯歎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其探擿僞行抑損虛名則周之軍實無以尙也劭宗人許栩沈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旬旬相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開郡高名請爲功曹鑒發放流繫士盈朝表紹公族好名爲濮陽長樂官家還有副車從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手遂單車而歸辟公府掾拜鄴陵令方正徵皆不就避亂江南所歷之國必翔而後集終于豫章時年四十六有子曰混顯名魏世

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

之有於是咸共嘉之

魏略曰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鉏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

卓遺諸生於屬縣微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樞客爲諸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走上幼冲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匡匡原林叔父林乃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間太守陳延壁陳馮二姓舊族冠冕張楊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率其宗族爲之策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堡壁并州刺史高幹表爲幽都尉林辭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凌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爲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文帝爲五官將林爲功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親自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爲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疆敵將軍爲天下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爲平原太守魏郡東部都尉入爲丞相東曹屬魏國既建拜尙書文帝踐阼遷少府

封樂陽亭侯

魏略曰林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爲鴻臚崔性關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繼吏聲不以爲可林夜極吏不勝痛叫呼救敬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囑

林曰聞卿爲廷尉爾邪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不爲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慙然不能自止轉大司農明帝卽位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

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叙爲後生

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躅而退魏略曰初林少與司馬京兆善太傅每見林輒欲

欲以林補之案魏略此語與本傳反臣松之以爲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

祿大夫年八十三薨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禮諡曰貞侯子曾嗣爲太山太守坐法誅曾弟靜紹封書

爲譴反大將軍東征曹坐稱疾爲司馬文王所法魏略以林及吉茂洙並時苗四人爲清介傳吉茂字叔

暢馮翊池陽人也世爲著姓好書不取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

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爲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

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嘗有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當坐本等願謂其

左右曰我坐書也會鍾相國證我本服箚已絕欲得不事後以茂爲武陵太守不之官轉鄭相以國省拜

議郎景初中病亡自茂脩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裘夏則短褐行則步涉食則菜菹臣役妻子室如懸磬其

或饋遺一不肯受雖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義而貴且富者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

敘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雋光校尉王琰前數爲郡守不名爲清白而琰子嘉仕

歷諸縣亦爲通人嘉時還爲散騎郎馮翊郡移嘉爲中正嘉叙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

慚曰痛手我効汝父子冠幘劫人邪初茂同產兄黃以十二年中從公府掾爲長陵令是時科禁長吏擅

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舉自以爲故吏違科奔喪爲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爲白衣始有清名於三

輔以爲兄坐追義而死怨怒不肯哭至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爲繇必不就及舉旣到而茂就之故時人或

以茂爲畏繇或以茂爲髦士也洙並字德信河間人也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爲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

爲殺雞炊黍而不留也然爲人公果不畏強禦丞相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爲成臯令校事劉舉出過縣遣

人呼縣吏求案稿繇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辨之問肇人從入並之閣下嗚呼黑吏並怒因驅履提刀而

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馳去具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持清客邪

吃產四手交門

魏志卷二十三

遷收欲殺之舉覺決滅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爲三府長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梓柯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雖自華夏不知者以爲前世人也爲長史八年晚出爲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處身無常操終制戒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儼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則爲君子不務者終爲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虎與孺甚於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爲一區萬物爲芻狗該覽玄邇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遁矣夫道之爲物惟恍惟忽壽爲欺瞞天爲晁冥身論有無與神消息含脫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爲牢衣裘爲縹屍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哀哉昔莊周闕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費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璣押玉牀象袵殺人以徇墳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賴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爲放蕩以王孫爲戮屍豈復謂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齒乎哉吾以材質滓濁汙於清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痕腋首尾無以雪耻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卽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冀以順市朝之連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領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爲孝而犯魏顯聽治之賢爾爲樂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勸豫掘塋戒氣絕令二人舉屍卽塋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吊祭之賓無設博治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塋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時苗字德胃鉅鹿人也少清白爲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爲壽春令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將濟爲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患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將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爲不恪然以其履行過人無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薄金轎車黃犢牛布被羈居官廡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嘗以爲激然由此名聞天下還爲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於數人才不能寬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更置如所忿蔣濟者仕進至太尉濟不以苗前毀已爲嫌苗亦不以濟貴更屈意爲令數歲不肅而治遷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以正始中病亡也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也受學陳留邊讓讓器異之俊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衝必爲戰場乃

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衆未之知惟俊言曰芝雖夙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俊轉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卽贖象著家婢娶立屋然後與別太祖除俊曲梁長入爲丞相掾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爲征南軍師魏國既建遷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廢辭太子太子不說曰楊中尉便去何太高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文帝踐昨復在南陽時王象爲散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贊嚴熙帝之載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初臨菑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羣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菑獨美文帝常以恨之黃初二年車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尙書僕射司馬宣王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帝不許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衆冤痛之

世語曰俊三孫覽字公質汝陰

太守猗字公彥尚書晉東海王越舅也覽子沈字宣弘散騎常侍魏略曰王象字義伯既爲俊所知披果有才志建安中與同郡荀緯等俱爲魏太子所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爲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秘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藏成藏秘府合四十餘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象既性器和厚又文采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爲儒宗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車駕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帝聞之忿然曰吾是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不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請俊減死一等帝不答欲釋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卿卿是無我也卿豈無俊邪無我邪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決俊法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前世

先賢行狀曰安年十歲名稱鄉黨至十三入太學號曰神童既知名知人清高絕俗洛陽令周紆

數候安安常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者輒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推捕所與交通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遠三角並辟公車特徵拜宛令先是宛有報警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彊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蠶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後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歛素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根舉孝廉除郎中時和熹郭后臨朝外戚橫恣安帝長大猶未歸政根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郭后怒收根等伏誅誅者皆絹囊盛於殿上撲地執法者以根德重事公默語行事人使不加以誅訖車載城外根以撲輕得蘇息遂閉目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客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常厚敬待郭后崩安帝謂根久死以根等忠直嘗下天下錄見誅者子孫根乃自出徵詣公車拜符節令或問根往日遭難天下同類知故不少何至自苦歷年如此根答曰周旋人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爲也遷濟陰太守以德讓爲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棺不加漆斂以殯服長吏下車常襲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先詣安根墓數聞襲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

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己非吾徒也吾其與子

絕矣歎慨然曰請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襲逃還鄉里太祖以爲西鄂長縣懷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斂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歎悅會荊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悉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爲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襲衆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

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

曹相孝長亦在城中聞兵食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而其

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

明則立圖聽二日往出戶聞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關語子緒曰勇可習也

軍事荀彧又薦襲太祖以爲丞相軍祭酒魏國既建爲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彊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洽襲嘗獨見至于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畫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爲劉備所沒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郃爲督以一衆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嘗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皆不當太祖令曰釋驥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

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驩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驩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以定驩勿復言驩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聞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驩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驩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羆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鼯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卽歸服時夏侯惇於太子情好至密驩謂尙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尙傳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文帝卽王位賜爵關內侯及踐阼爲督軍糧御史封武平亭侯更爲督軍糧執法入爲尙書明帝卽位進封平陽鄉侯諸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真督諸軍拒亮徙驩爲大將軍軍師分邑百戶賜兄基爵關內侯真薨司馬宣王代之襲復爲軍師增邑三百戶并前五百五十戶以疾徵還拜大中大將軍追贈少府諡曰定侯子

會同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荊州與杜襲擊欽通財同計合爲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魏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君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太祖以儼爲朗陵

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竝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絲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絲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徵善必賞則爲義者勸善爲國者藏之於民以爲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絲絹皆俾還之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絲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入爲司空掾屬主簿

魏略曰太祖北拒袁紹時遠近無不私遺賂記通意於紹者儼與領陽安太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使儼爲陳紹必敗意通乃止及紹破

走太祖使人搜閱紹記室惟不見通書疏陰知儼必爲之計乃曰此必趙伯然也臣松之案魏武紀時于破紹後得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閱知其有無則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語爲不然

時于

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太祖征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爲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爲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卽破賊時

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既會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間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既等以爲今本營黨已亂擾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爲之元帥既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卽相率還降儼密白宣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爲邪謀若或成變爲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舊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

孫盛曰盛聞爲國以禮民非信不立周成不棄桐葉之言晉文不違伐原之誓故能隆刑措之道建一匡之功儼既詐留千人使效心力始雖權也宜以信終兵威既集而又逼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譏貽參仁軍事南行遷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既使信義喪矣何以臨民

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譏貽參仁軍事南行遷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既

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國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弊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驢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尙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爲諸軍當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勢大戰羽軍旣退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取羽輜重羽聞之卽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嚴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迫之果疾勅仁如儼所策文帝卽王位爲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黃初三年賜爵關內侯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儼爲軍師權衆退軍還封宜土亭侯轉爲度支中郎將還尙書從征吳到廣陵復留爲征東軍師明帝卽位進封都鄉侯邑六百戶監荊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爲尙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軍師入爲大司農齊王卽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爲驃騎將軍

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又手上車發到轡上忘持

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難不易我偶聞所服藥耳何用是爲邪遂不取遷司空薨諡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毗陳

羣杜襲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

魏略曰潛世爲著姓父茂仕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尙書建安初以事假避亂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傕有功封列侯潛少不脩細行由此爲父所不禮

荆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太祖定荆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爲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荆州卿以備才略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爲治也若乘間守險足以爲一方主時代郡大亂以潛爲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單于溫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計者必以潛爲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乃遣鄆侯彰爲驍騎將軍征之潛出爲沛國相遷兖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陳齊整特加賞賜文帝踐祚入爲散騎常侍出爲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

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遷荊州刺史賜爵關內侯明帝卽位入爲尚書出爲河南尹轉

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百戶入爲尚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

條喪父去官拜光祿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贈太常諡曰貞侯魏略曰時遠近皆云當爲公會病亡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爲父所不禮卽折節

仕進雖多所更歷清省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菲茹以自供又潛爲兖州時嘗作一胡牀及

其去也畢以掛柱又以父在京師出入遊童車羣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下

相奉事有似於石室其履檢校度自魏與少能及者潛爲人材博子秀嗣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

數枚其餘一無所設秀咸熙中爲尚書僕射文章敘錄曰秀字季彥弘通博濟八歲能屬文遙知名大將

諒以故吏免遷衛國相累遷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令光祿大夫咸熙中晉文王始建五等命秀典爲制度

封廣川侯晉室受禪進左光祿大夫改封鉅鹿公遷司空著易及樂論又畫地城圖十八篇傳行于世盟

會圖及典治官制皆未成年四十八泰始七年薨諡元公配食宗廟少子顯字逸民襲封荀綽冀州記曰

顯爲人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位太子中庶子侍中尚書元康末爲尚書左僕射

趙王倫以其望重畏而惡之知其不與賈氏同心潛被枉害臣松之案陸機惠帝起居注稱顯雅有遠量

當朝名士也又曰民之望也顯理具淵博勝於論難著崇有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弊文辭精富爲世名

論子嵩字道文荀綽稱嵩有父祖風爲中書郎早卒顯從父弟逸字景聲有雋才爲大傅司馬越從事中

郎假節監中外營諸軍事潛少弟徽字文季冀州刺史有高才遠度善言玄妙事見荀彧傳徽王弼管略

諸傳徽長子黎字伯宗一名演遊學將軍次康字仲豫太子左衛率次楷字叔則侍中中書令光祿大夫

開府次綽字季舒黃門侍郎早卒追贈長水校尉康楷皆爲名士而楷才望最重晉諸公贊曰康有弘

量綽以明達爲稱楷少與琅邪王戎俱爲掾發名顯會毅之大將軍司馬文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文

王卽辟爲掾進應顯位謝鯤爲樂廣傳稱楷爲朗有識具當時獨步黎子苞秦州刺史康子純黃門侍郎

大盾徐州刺史次郁有器望晉元帝爲安東將軍郁爲長史侍中王曠與司馬越書曰裴郁在此雖不治

事然識量弘遠此下人十大敬附之次廊中壘將軍楷子璜中書郎次憲豫州刺史綽子遐太傅主簿

乾產四年校刊

魏志卷二十三

八

謂並有盛名乎。晉諸公贊稱：慈有清議，魏略列傳以徐福嚴幹李義張既游楚梁習趙儼裴潛韓宣。期十人共卷其旣，習儼潛四人自有傳。徐福事在諸葛亮傳，游楚事在張既傳。徐幹置四人載之，最後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東鄉人也。馮翊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聲劍義，好辨議，與事馮翊甲族桓田吉郭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顯之。會三輔亂，人多流宕，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沈，採植自活，逮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爲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爲本郡，治臨晉，義於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今當共作方牀耳。」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爲右職。司議辟幹不至，歲終郡舉幹孝廉，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爲平陵令，遷冗從僕射，遂歷顯職，魏封十郡，幹義以爲軍祭酒，又爲魏尚書左僕射及文帝卽位，拜議大夫執金吾衛尉，卒。官義子豐字宜國，見夏侯玄傳，幹以孝廉拜，滯阪，令病去官，復舉至孝爲公車司馬令，爲州所請，詔拜議郎，還參州事，會以建策補高幹，又追錄前討郭援功，封武鄉侯，遷弘農太守及馬超反，幹郡近超，民人分散，超破爲襪，易太守，遷益州刺史，以道不通，黃初中，轉爲五官中郎將，明帝時，遷永安，太僕數歲卒。始李義以直道推誠於人，故于時陳羣等與之齊好，雖無他材力而終仕進不頓，暨幹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議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大官，而謂公羊爲賈餅家，故數與幹共辨析，長短繇爲人機，提善持論，而幹納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爲左氏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韓宣字景然，渤海人也，爲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置軍謀掾，冗散在鄭營，於鄴出入宮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闔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旣不去，又不爲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于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士。」諸侯禮也，植又曰：「卽如所言，爲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爲太子言，以爲辯黃初中，中爲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文帝，帝聲過問此爲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宣也。」帝追念前臨菑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像脫袴纏襪而縛，及其原，釋腰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膽識之士也。」後出爲清河東郡太守，明帝時，爲尚書大鴻臚，數歲卒。宣前後當官，在能否之間，然善以已恕人，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暨爲人賢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爲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案本志，宣名都不見，惟魏略有此傳，而世語列於名臣之流，黃朝宇文達沛郡人也，爲人弘通，有性實，父爲本縣卒，朗感其如此，抗志游學，由是爲方國及其郡十大夫，所禮異，特與東平右姓王惠